

文学眼里的岁岁年年

□ 宋复泉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,年末岁首,不少识文断字之士都会想起唐代诗人刘希夷《白头吟》中的这一名句。是的,人非草木,因有思维和情感而存在于天地间。草木物种,一岁一枯荣,百年不变,而人世沧桑,命运蝶变,常常在反掌之间。学界有文学即是人学一说,文学宣示人的理想,讴歌时代新人的风范,反映人的命运多舛,阐释时势变化的轨迹。因此,文学眼里的岁岁年年更为丰富多彩,更能使人陶冶性情,升华精神。《北国风光》专刊一年一度的约稿,有着迎时势、承前启后的实际意义。作为这一阵地的作者和读者,深感责任在肩,提笔回眸一年的路程,自然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。

2022年,是新中国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,党的二十大的隆重召开,《北国风光》作为党报的文学副刊,以自己的定位和表达方式,以文学描摹时代、抒发情感的优势,为之击节歌唱,为之展示辉煌,推出许多篇佳作,与党报各项重大主题宣传一道引领了社会主流舆论,发挥了渲染情感、理性冥搜的独特作用。既承载了党报的责任担当,又体现了文学固有的特色;既把握了导向,又奉献了精品。究其原因,也极为简约。在追求奋斗目标的时候,我们既需要先辈哲人的闪光思想给我们指点迷津,确立我们的世界观和方

言论,也需要平凡庶人的妙文华章,陶冶我们的性情,提升我们的修养,启发我们日日“三省吾身”,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,从而在人世繁华中淡泊明志,保持高尚的操守。

文学眼中的岁岁年年,有争分夺秒笃行不怠的,如“天地转,光阴迫。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。”有劝人珍惜当下、不误时光的,如“及时当勉励,岁月不待人。”“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。”也有感叹人生苦短、岁月无情的,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等等。无数难以言状的情感,凝结在这个时间节点,既是及时生情,也是人之常情,更是文人墨客大发感慨的时刻。这里,我们谈文学记忆、文学思维,乃至文学的贡献,也是在这样一个回首、展望、奋起的高光时刻。不管是何种难以割舍的情结,一元复始、万象更新,岁月不居、天道酬勤,人间正道、沧海桑田,依然是铁定的客观规律,人类历史的进程,人类文明的步伐,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情绪而停了下来。

文学眼看人世沧桑,不仅仅是虚泛的,更是具体的、形象的、实在的。不少专家学者认为,文学的任何一种符号,都是世间万象、人情百态的缩影。不管是记录真实,还是奇思妙想,往往可以把抽象变为形象,把宏观变为具体,把千里变为咫尺。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,往往就是一本人生教科书。因此,我们每当议论文学特性的时候,总要牵扯到一个社会性的话题,文学究竟有什么用?回答这个问题,

已经有过许许多多的答案。其中,不乏学理严谨、道理透彻的真知灼见。说起文学眼里的时光话题,我油然想起了亲身体过的一件小事。那是十多年前,有幸去绍兴鲁迅故居参观,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的附近就是先生《孔乙己》里写到的“咸亨酒店”。旧的“咸亨酒店”仍在,门前有一个孔乙己的塑像。因酒店的生意扩张,旁边又矗立起一座六层高的“孔乙己大酒店”。生意火到什么程度?我们是到绍兴的前一天预定的散座,据说订雅间得提前两到三天。至于营业额,由一小盘茴香豆的价格就可以判断了。茴香豆实际上是蚕豆加盐煮熟的,一小盘也就有三十多粒,价格为三十元,差不多一粒蚕豆一块钱,而茴香豆是每一位食客必点的。其原因嘛,人们心里都很清楚,那是鲁迅先生小说里孔乙己常吃的下酒小菜。鲁迅先生在百年前写“孔乙己”时,万不会想到给后人带来这么大的经济收益。当时,品尝着绍兴菜,蓦然想到,“孔乙己”的惊世骇俗,不仅仅是参透了当时的国民性,还给后辈子孙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。我想,今天的咸亨酒店的经营者们肯定会与时俱进,不断续写自己的繁华,这就是文学的力量,文学有什么用,这个小小的成例,完全能够提供佐证。

文学眼观世界,难免有片面性,体会无情岁月,亦不例外。还是那句老话: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遗憾常相随,奈何几多时?前两句是杜甫的名句,后两句是作者的感悟。

《北国风光》风光无限

□ 张锦韬

我与《北国风光》这个文学专缘分很深。我与它,同呼吸,共甘苦,共同沐浴在党的文艺路线的光辉中,共同见证了内蒙古文学的靓丽和灿烂。2022年,为迎接党的二十大的召开,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《北国风光》意气风发,讲好内蒙古故事,构建一种新风貌;反映内蒙古新变,呈现一种新气象;展示内蒙古精神,表达一种新风貌;《北国风光》风光依然,表达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气交汇交融的熠熠风采;风光依旧,凸显了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的铮铮风骨;风光依依,展示出自治区各个地区的优美风情。

2022年,在《北国风光》,好的内蒙古故事多着呢。将内蒙古故事讲得最多、最好的,要数内蒙古知名作家艾平,艾平有很多不一样,却又很多的一样。艾平写《瞻望山林》,写《奔马蒙蒙》,写内蒙古的林木、草地、荒漠,写山上、林中的飞禽走兽,写草原、牧场的青草野花。我在内蒙古工作、生活了一辈子,看了草原,见了野兽,也不过是知道了寥廓、窥见了苍茫,对于那些在这片土地上长起来、大起来的动植物,只是一知半解,更谈不上内心情感中的珍惜和珍爱。艾平在《奔马蒙蒙》中娓娓道来:“……对于大草原,草是最渺小的不可或缺,是最平凡的奇迹,是最强大的柔弱。……”那是塞外苍天之下的蓬蓬现实,是内蒙古大地之上的勃勃生机,细细地品读,静静地思索,那里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?什么样的哲理?何况,在艾平接下来的对碱草的描绘、描述中,蕴含着多少关于青草、关于

畜牧、关于生物学的知识,蕴藏着多少关于历史前行、社会发展、文明进步的学问。这样的文章,岂止于知性和理性,作家还自然地写到了那些终年坚守在森林和旷野、护卫自然和大地的一线工作者,他们的辛劳和辛苦那是说不完也写不尽的。作家热爱家乡和祖国、挚爱民族和生活的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,都是从作家心里流淌出来的。我们常说,真正的散文,总是写出了百姓的真实生活,映出了作家的真切情感,透出了时代的发展进步。艾平的散文就是这样的。那些由高山小溪,花草树木构成的《北国风光》,就是这样的风姿绰约、风光无限。安宁同样爱着这里的每一棵小草、每一只小鸟,眷恋,于这里的每一首诗歌、每一缕芬芳。她的《在乌兰浩特,两株草说了很多的话》《大地上的精灵》《在科尔沁草原上深情歌唱》等似乎更具一种美丽的幻想和美妙的韵味。两位作家,对“北国风光”崭新的描摹描绘,使广大读者对内蒙古的新貌新变、新样新化,就会有新的感触新的感受。难能可贵的是,报社的资深编辑李广华,写出一系列富有西部特色、富含乡土意蕴的散文,如《古瓷窑》《跨越二十六年的回访》,如《洁白的奶食》《美味的羊肉》,都有很强的历史性、社会性,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文明价值。

还有知名作家王建中的《碧映河山》《一幅山水相依的风情画》,都是写黄河,第一篇作品写黄河流经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的丘陵地段,两岸绝壁悬崖、双峰对峙,刀劈斧削般的险峻而形成的“黄河三峡”。第二篇作品写了“万家寨孤寨悬崖、四面断涧、兀立深谷”之险要,写了“宽阔的河面上,舟楫罗帆,船桨相接”之繁盛,真正是开阔眼界,开扩胸怀。而

巨,就是这位写出黄河大气魄、大气度的王建中,却又写出了地道、独特的《祖母味道》。民以食为天,他写准格尔旗简单朴素、俭省好吃的一天三餐饭,既写了勤劳节俭的祖母,又写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百姓的日常。写得很贴心,很接地气。写工业的作品少了一点,老一辈作家巴·那顺乌日图(稀土之光闪耀的地方),别开生面,独树一帜。

诗歌创作每期都有,有很多好作品。如勒·敖斯尔的《腾格里沙漠抒怀》、白涛的《雪漫柴河》、马英的《在乌兰布和沙漠》等。阿古拉泰的诗更是风格独具,如《2022,从一朵雪花开始》《十月出发,拥抱一个崭新的春天》,都想象丰富,节奏明朗,很适合朗诵。

这一年,最令人高兴的是,几乎每一期《北国风光》都有新作者出现。而且,这些新作者的作品,大都有新的内容、新的思考、又常常采取新的艺术手段、擅取新的语言方式,大有一种一鸣惊人、一鸣惊人的气度和气势,如林子的《穿越横断山脉》,在结尾处写道:“过了一山又一山,一山过去一山拦,山连着天;过了一水又一水,水水奔流入大海,水水来自山。这就是神秘、博大、厚重、令人敬畏的横断山脉。”短短几句,令人震撼、震惊,使人铭心、铭记。

在《北国风光》,我还看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,就是较多刊发基层作者的作品。他们的作品生活气息、乡土情味都很浓,是真正的新时期的乡土文学。不少文学爱好者在投稿中得到肯定和鼓励,一年年过去,这个文学专栏也就成为了培养内蒙古作家的一个基地。回眸2022年的《北国风光》,风光这边独好!愿2023年的《北国风光》,风光无限,好上加好!

在祖国的春天写意江山

□ 戈三同

2022年,《北国风光》版所刊发的诗歌作品,秉持和延续了以往追求主流意识和审美意蕴相融的传统,进一步拓展诗歌的视域,在回应时代关切、关照现实生活等方面,都有不同程度的诗艺开掘,呈现出令人可喜的局面。除了深度、广度、可读和耐读等诗歌的品质外,还在体现时效性、贴近性,小切口表现大主题等方面,呈现出“风雅颂”的时代新气象。

聚焦时代发展,体现诗人的使命与责任担当。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,面对这一宏大的时代主题,诗人们积极承担起使命,用诗歌的形式,讴歌党和人民波澜壮阔的历史伟业和美好的未来。这类题材无疑是宏大的,但诗人注重用小切口介入,尽可能规避了生硬的口号。在此,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,折射出的是时代风貌。比如阿古拉泰的《十月出发,拥抱一个崭新的春天》,马亨华的《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》,王法艇的《在祖国的春天写意江山》等等,诗歌艺术化地抒情状物,表达了人民的心声。

助力生态建设,体现诗人的情怀和自然写作自觉。自然是诗歌永恒的主题,“自然写作”为越来越多的诗人触及,并以各自拥有的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资源,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,力图透过遮蔽洞悉自然的本质。苏和的《夜牧》,马英的《在乌兰布和沙漠》,高坚的《回到草木之间》,北琪的《白描夏日》等,他们在自然、自在的状态下,将生命体验和诗歌写作融为一体,呈现出一个异样的诗歌空间。通过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,将自然的审美属性转化为诗歌的意象符号,再通过读者的阅读,来实现经验的共享与互动,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深度交流。

地域性写作的出新,体现了对文化底蕴的尊重与人文价值的追寻。很多诗人依托具体的地理环境,在诗作中发掘出关于文化、地理学方面的诗歌元素,写出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优秀诗篇。这些地域性写作既体现了群体性特征,比如草原的壮阔与粗犷,农事的沧桑和神秘,又融入了个体对时代与社会的独特思考,写出了深刻的人性和鲜明的时代性。悠久而丰富的文化,让坚持地域性写作的诗人找到了自信歌唱的依

据。农子的《阴山书》,刘晓娟的《来路,或者归途》等诗作,是这方面的努力和实践。

纵观以上诗歌作品,我们会发现诗人们的创作是自觉的,少有刻意,却为读者留下了深深的人文烙印。无论是宏大的叙事,还是细微之物的抒情,无论是婉约还是唯美,都契合了物我两忘的境界,有其强烈的代入感,也营造出别出心裁的意境。比如书写草原,尽可能与走马观花式猎奇草原题材不同,大多数诗歌细化了草原的元素,尽可能在生命意识触及到的地方,发现、整合,诗化那些还陌生的事物,不满足于广袤苍凉无边旷野现成的物像,不在司空见惯的物像上放任自己的惰性,而是试图尽最大可能,在已知和未知之间搭一座诗意的“桥”。即使是漠耕的《年味里腾跃》、董海的《父亲的村庄》这类写实类短诗,对素常事物的解构后,也有一种让人震动、历经沧桑后存储于记忆中久远的力量。

所以读者有理由相信,对内蒙古这一块充满活力,蕴藏着无限生机和可能的土地上,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站立的那些诗人和诗歌,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敬意和期待。

感恩有你

□ 北城

又是一年岁末,又是一春迎接。

回顾走过的时光,总有那么多人,那么多事让我感恩。感恩有你,让我留存那么多刻骨铭心的感动和对生命的诸多感慨。感恩有你,让我在逆境中感受肩上那根扁担的分量和担当。感恩有你,让我在困惑和迷茫的时候看到冲破黑暗的曙光,大踏步走向黎明。感恩有你……

“北国风光”是中国的一方田园,这里长破土而出的春天,长蝶舞飞扬的夏天,长颗粒饱满的秋天,也长踏雪而歌的冬天。长共克时艰,长风雨同舟,长开拓进取,万众志成城。长太阳月亮,长绿水青山,长挫折坎坷,也长风调雨顺。一路跋涉,一路拼搏,一路凯歌。蒙古马属于这片土地,直面风雨,以海的坦荡,奋蹄奔驰。期待这片沃土更加生机勃勃,风光无限。

扔下一句话容易,举起一行文字好难。

去且听风吟里倾听时光碾过岁月的风声;去拥抱絮语中描摹生活画卷那抹青绿的浓淡;去朝夕花月间高歌草原烈酒和奶茶酿成的牧歌;可以在私语茶舍里小坐,让流淌的香茗溢出笑醒的梦;一条大河从文字间滚滚东流,文脉赓续,在中国的正北方,步入这片塞外诗境,就不再想出来。

目光说出双唇锁不住的喜悦,在自言自语的风声里,缝一件春天的衣裳披在十二月的肩头,把澎湃的青春种进心懷慷慨的垄沟。在饱满的阳光下,分行的幸福更加茁壮。

奋斗中沉思,沉思中奋斗,以山的巍峨崛起,以风的形式驰骋,用奔涌的激情托起瞩目的北国画卷。一滴墨,在纸上圆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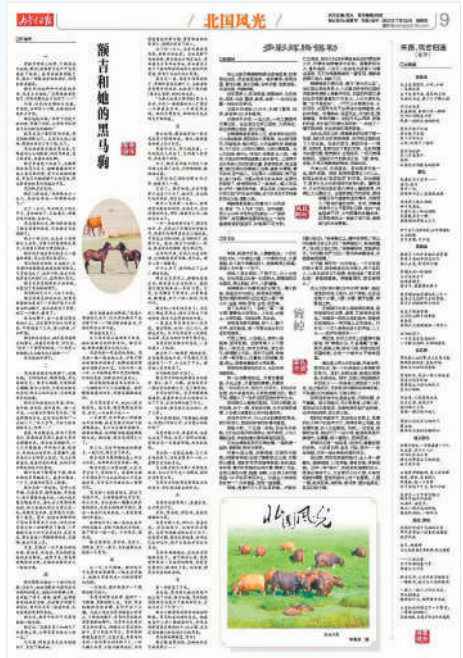
一张报纸,一页北国风光。丰美大地,溢出盛满太阳的热情。奇美北疆,尽显亮丽山河的辽阔。娓娓道来的真挚,侃侃而谈的淳朴,阅读这片净土,感受高原别样的风景,体味工作的精益求精,品味生活多姿多彩,既开阔了视野又涤荡了心灵。

敞开心扉,用春天的风吹散旷日的阴霾。说出你的心声、你的向往,你无法擦掉的记忆。在坎坷、拼搏、掌声中成长,在鲜花和喝彩的背后,留下更深的思考。

方寸之间,一片沃土。见证你的努力,留住汗滴的笑声;见证你的奋斗,留住含泪的掌声;见证你的无私,留住双手托起的大爱;见证你的执着,留住梦里璀璨的灯火。

来吧,我们一起共建心爱的家园!用博爱、大美、纯粹、坦荡、真挚为之添砖加瓦。以北国春天的名义邀约:用你落墨的目光,展开巨幅北国风光,见证欣欣向荣春天的到来。

感恩有你,让世界的目光透过文字,见证我们风景无限的内蒙古。感恩有你……



北国风光